

原来，还是只有我自己，我谁都不曾拥有过。我
只有我自己。在这黑暗里，只有我，只有我，活
着或死去。



不过是场戏

桃花儿

(一) 发芽

三月的时候，我在山上，慵懒地打发着一切可以打发的时间。

小蚊 MAIL 来，要求我必须给一些信息。我笑。

是见过小蚊的。这个年轻的孩子，黑亮的眼睛，紧闭着嘴唇。我在他面前放肆地睡了三个小时，醒来时，他笑着看我。

“嗨”他向我打招呼，火车鸣笛。“你很累的样子。”

我笑。“我喝了通宵的酒，现在来赶火车。”

他点点头。

我仔细打量这个孩子，年轻在他身上更加灿烂。

“我叫小蚊，蚊子的蚊。”他开始说话，嘴唇很好看的张合。

“你呢？”

“格桑。”

和小蚊认识很偶然。临下火车时留下了我的 MAIL。我说：“我寄生在网络上。”

这个年轻的孩子，腼腆地笑。

阳光透过我的窗子，温柔地抚摸我。

我感到口渴，挣扎着起来，在昏暗中摸索，摸到前夜喝剩的

啤酒。我舔舔嘴唇，酒精是我的情人，我一饮而尽；将酒瓶扔在地上，发出清亮的声音。

扎西打来电话的时候，我仍昏沉地睡着。

“格桑，是我。”扎西声音憔悴不安。“我需要你。”

“呵呵。”我笑。

“你躲在山上有用吗？我们需要面对。”

“我正等待，也许很快可以春暖花开。”我笑。

“噢，”扎西叫道，“格桑，你知道，我已经自责了，我需要你。”

“自责吗，可是已经伤害了，扎西。你要知道，已经破碎了，不会再完整了。我们。”我依然笑。

扎西开始怒骂，对我或者他，我不清楚。酒精适时地发挥着它的功效。

我挂了电话，开始查看收到的 MAIL。

杂志社的雁子发来 MAIL，“格桑，如果你还想要生活费的话，在月底前把稿子交给我。还有，我将为你开个爱情专栏，告诉我你的爱情状态。”

小蚊则在信中说，“亲爱的格桑，我时时想起在我面前酒醉的女孩，请告诉我现在你的信息，任何有关。”

陌生人则 MAIL 说，“格桑，我想和你交朋友。”或者说，“格桑，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好奇。”或者其他。

有封 MAIL 引起我的注意，她说：“亲爱的格桑，我想知道，什么是美丽的谎言呢？我以为谎言如此丑陋，何来美丽？告诉我答案，等待你。”

美丽的谎言？高难度的问题。我想这是个纯情小女孩。

我从床上起来，裸着脚在地板上走。我将窗帘拉开，阳光刺痛了我的眼睛。然后将喝光的酒瓶插上蜡烛，这样在晚上的时候可以将它们点燃，看它们燃烧。打碎的酒瓶玻璃反射着阳光，晶莹的绿。

我打开电脑，开始零断的记录。

“我看见一群野生松鼠，在愉快地做着游戏。它们漂亮的大尾巴，在阳光下跳舞。”

“樱树开花了，她在芳香中卖弄着毒艳。”

将半断的思想输入电脑里，我开始回信。

我告诉雁子，专栏要过些日子，我还未将爱情的大门敲开。

我告诉小蚊，我把自己埋在土里，浇上水，晒着太阳，准备发芽。

陌生人的信，我没有回复，包括纯情小女孩。

三月的山，带着甜美的香气。

我经常会跑到山顶，深呼吸。在阳光很好的下午，我会走出门去，同山上的孩子做游戏，他们对于我，好奇多于害怕。

只是在这一天，我无比想念扎西。

扎西是我的恋人。

(二) 玩火

我独自坐在酒吧门口的石阶上，把玩着 ZIPPO 火机，脸上画着妖媚的妆，香烟在我衣袋里骚动。

我深吸一口烟，舌尖轻顶，吐出烟圈，自得其乐。扎西靠在对面的栏杆上，玩味地看我。

我笑。

“嗨。”我打招呼。“如何叫你？”

“我？”他挑眉。“我叫扎西。”

“哈。”我笑，“我叫格桑，很般配。”

“请我喝酒吗？”我问他。

扎西用手抬起我的下巴，看向我的眼。

“很好，风骚的女人。”

扎西拉了我的手，我乖巧地跟他走。

扎西的家很凌乱，地上散放着 CD 和书。

我顽皮地在 CD 与书间的空隙中跳跃。

“你会摔倒。”他说。

“哈，”我笑，“正好给你机会。”

“给我机会？”他的眉毛挑得更高，“给我什么机会。”

我开始大笑，上气不接下气，我说，“噢，扎西，扎西，你在装傻。我在你家里，而我无力抵抗。”

扎西开始大笑，性感的嘴唇在我眼前摇晃。“你怎么知道我一定会要你。”

“扎西，你会要我的。”我踢掉鞋子，在地板上起舞。

扎西坐在角落里，安静地看我。

“扎西，我好快乐，好快乐。”我舞着，笑着，直到倒在扎西怀里。

扎西的皮肤灼烫，我抚着他的胸膛。“扎西，说吧，说你想要我。”我开始娇笑，蜷在他的怀里。

“你会后悔。”

扎西疯狂地吻我，将我的衣服撕碎。在昏黄的灯光里，我的身体在他面前裸露。

“好美。”扎西赞叹着，用唇吻着我的身体。

“等等，扎西，暂停。”我推开他炽热的身体。

“怎么？”他不解地看我。

“我想听音乐。”我在CD堆里翻索，直到找出一张犹太民谣。我把CD放入唱盘机，清亮的音乐在房间宣泄、舞动。

“你在玩火。”

扎西把我扔到床上时，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笑。

这个英俊的男人，同样把身体赤裸在我面前。我抚着他的身体，他的头发，他的唇。

“扎西，在今天晚上，好好的爱我。”我喃喃低语隐没在他的唇里，舌尖交织，像两条蛇绕在一起。

扎西慢慢进入我的身体，我感觉他的热量，一股充实感占据着我。扎西的气息落在我身上，温柔的。

这一夜，我与扎西疯狂的爱着，似乎想把彼此揉进自己的身体里。

早上醒来的时候，我看见身上的吻痕。我轻笑。

“你像一只被喂饱的猫。”扎西低声说着，“你睡着的样子令

我心动。”

我笑，妖艳的。

我拿起衣服：“扎西，衣服被撕碎了，我如何穿。”

扎西从衣橱里拿出蓝格子衬衫，牛仔裤。“你穿会大一些。”

我穿了扎西的衣服，将头发随意扎起。“我要走了。”

“舍得吗？”扎西吻着我的脖子，气息拂着我的发丝。“你舍得扔下我走吗。”

“呵。”我又笑，撒娇的。“我只要一夜，没有舍得。”

扎西眯起眼，狠狠地盯着我。

我笑，我说：“昨夜我曾爱过你，但是天亮了，我们只是陌生人。”

扎西用力握着我的手。

“扎西，你弄痛我了。”我说。

“什么时候再见到你？”他问。

“随缘吧。呵呵。”我依然画着妖媚的妆。

拉开门，刺眼的光令我流泪。

“你不会回头吗？”扎西的声音在身后响起。

“不会。”扎西从背后抱住我，我低下头。

扎西松下怀抱，我得以远离。

我从扎西视线里跑掉。

八月的时候，我严重的神经衰弱，必须借助安眠药入睡。很多时间里，在拉着窗帘的屋里独自跳舞，香烟散落一地。偶尔我会在黄昏的时候打开窗子，空气得以流动。长江静静地走着，她无息穿过我的窗子，从我眼前流过，我试图用手去抓，却落空。然后我开始流泪，在阳光照耀下沉寂地睡去。

我在一个大城市里生存。

我没有工作。独自在租住的屋里写字，然后将字拿去卖钱。

小屋被色彩渲染着青春，而里面的人已经苍老。地板上铺的是从陕西带回的手工刺品，喜庆的红，映着青春。很多时间我坐在地板上看书，在灵感突袭的时候在随手拿到的纸上写字，写很

多的字。空气里流动的是 FAYE 的歌，时时穿透我的灵魂。

我给一个爱情杂志投稿，接到我的字的编辑叫雁子。她在接到我的文字后会很快汇来稿费，我依靠这些钱生存。

整个八月我没有写字。雁子发来 MAIL，“亲爱的格桑，你的状态令我担忧。你的文字断续着、跳跃着人生。我喜欢你的字，它令人迷恋，同时我知道你依靠这些字生存。也许你有给其他杂志投稿，但是格桑，请给我一些文字，我开始想念。想念中的雁子。”

八月，灿烂的阳光，诱人的帅哥靓妹，新鲜的爱情，一切令人振奋。这成为我不开心的理由。在八月，我独自流泪，起舞。

（三）雁子

九月的时候，我去了济南。这个北方城市，虽是省会，却一样落败，灰旧的房子在九月里显得略有生机，随时看到爬山虎占据整座墙面。藤，这种顽强的生命。

雁子的到来令我惊讶，这是个漂亮的女子。

“亲爱的格桑，我终于看见了你。”雁子笑着出现，我正在火车站彷徨徘徊。雁子在人群里显示出她的高贵，美丽得令人心动。雁子接过我惟一的背包，亲昵地搂着我，如同多年的情人。

我一直沉默地跟着她。雁子是我在这个城市惟一可以依靠的人。

吃饭的时候我说了第一句话，“给我一瓶啤酒。”我依然沉默地喝酒，透过烟雾，雁子变得迷幻。

“格桑，你和我感觉的一样。”雁子开口，一路上，她总是看向我的嘴唇。也许在期待我开口说话。我笑。

“我以为，你是男人。”我说。

雁子笑，涂着深蓝唇彩的唇夸张地跳跃。“如果我是男人，我会爱上你，格桑，现在，我们会做爱。”

我笑。笑得十分大声，和着雁子的笑声，餐厅的人讶异地望着我们。

我依然穿着扎西的蓝格衬衫。

“我们买酒回家喝。”雁子拉了我的手，我乖巧地跟着。在某一瞬间，我精神恍惚，这一情节如同重演。

雁子在七里山租住了一室一厅的房子，被精心收拾过。各种棉布交错，努力上演温暖。

我放声尖叫，声音划破空气，在房间回荡。我开始大笑，雁子也在大笑，我们喝酒，干杯，在烟雾中迷醉。

我说，“雁子，来，让我们跳舞。”

雁子放了疯狂的迪士高舞曲，我们赤着脚在地板上扭动。

深夜，我们躺在地板上喘气。

“格桑，我很快乐。”雁子咽下一口烟，缓缓吐出来。

我看着雁子，思想开始远离。

“格桑，你在想什么？”雁子问我。

“没什么。”我笑，用手指拨弄脚踝上的红线。红线上串着两颗红豆。

“很精致。”雁子盯着我，“是它们系住了你吗？格桑。”

“我不懂你的话，雁子。”我笑。“你喝醉了。”

“没有醉，格桑，我清醒着。我是指，这根红线系住了你，是不是？你是如此鬼魅，若没有红线，也许你会消失。”雁子看向我眼的深处。

“我想睡了，雁子。”我摇摆着走动，把自己扔在床上。酒精开始嚣张，我几乎窒息。

这夜是寂静的。在恍惚中，我看到雁子的眼，美丽的妖冶，在绯红中盛开。雁子开始抚摸我的身体，手放在我的胸口，清凉的，我打了冷颤。雁子开始吸吮我的乳头，身体躁热地扭动。我听见雁子的哼笑，却怎么也睁不开眼，身体无力地伸展，任雁子亲吻我，直到最私密的部位。雁子的舌尖轻易进入了我的花园，顽皮的探索，进进出出，时而狂野时而轻柔，我低声呻吟。

“格桑，你会喜欢的。”我听见雁子的声音，离我似乎遥远，却响在身边。

早上醒来的时候，雁子温柔地抱着我，沉沉地睡着。我凝视这个美丽的女子。她的皮肤是象牙白的，泛着粉红，是性感的，

暧昧的。我在想，雁子醒来时，我们会是什么样的表情。我拿了香烟，靠在窗子前，看到远处隐约的山。

雁子走到我身后，将我环入怀抱中。“你会讨厌我吗。”雁子的声音沙哑的，令人心痛的。

我笑，我转身，将身体蜷入雁子怀中。“我不会。”我说。

“确定不去爬泰山吗？”雁子问我。

“不去。”我笑；我怕我忍不住跳下去。”

“不要说这样的话。”雁子紧紧抱住我害怕我就此消失。

我笑，抚着雁子的脸。她的眼睛，如此的迷人，带着恐惧，让人怜惜。

以后的日子里，我和雁子俨然一对恋人，亲吻，相抚。我们小心翼翼地生活，每过一秒就少一秒，我们在倒数着生活，直到我离去的那天。

雁子为我收整好所有行李，仍只有小小的一个背包。我默然。

“要不要跳舞？”雁子问我。

“好。”我扔了鞋，放了音乐，和雁子一起舞动着。我们仿佛世界末日来临般的，就那样舞动着，抱着彼此，哭倒在地板上。

我说：“雁子，噢雁子，我们不要哭。”

“格桑，我怕从此就丢掉你的消息。”雁子紧紧抱着我，我感受她身体的冰冷。

我笑。我说：“雁子，我们不会把彼此丢掉，你会永远在我心中。当我跳舞的时候，你依然是在拥着我一起跳的，不是吗？雁子，我们不会丢掉。”

在站台的时候，我和雁子热吻着，旁人投来讶异或不屑的目光。

“亲爱的格桑，谢谢你。”雁子拥着我，“这是我最快乐的日子。”

我笑。

我离开了济南。

回到租住的小屋，我身心俱惫。

我写信问小蚊：

为什么会爱上男人？

为什么会爱上女人？

为什么和男人做爱？

为什么和女人做爱？

小蚊告诉我，答案是简单的，只是绝望。

我说，绝望，也是望啊，总是在望不是吗？

小蚊说，难道你已经无望了吗？

我放了音乐，赤着脚，独自起舞。

（四）七分之七

第一次去西安时，只想看古城墙和兵马俑。依然寂寞地停了两天，带了陕北的手工制品和皮影回去。

第二次去，是看小蚊。小蚊，这个年轻的孩子，有着腼腆地笑。是在一次旅行中遇上小蚊的，有时会通过 MAIL 聊天。在某一天里，小蚊告诉我，他拥有一个酒吧，叫七分之七。

“七分之七？”我说，“开始好奇。”

于是再去了西安，这座古老美丽的城市。

在出站口看到了小蚊，瘦高的个子，依然腼腆地笑。

“嗨，”我说，“第二次见面。”

“亲爱的格桑，”小蚊给我一个热情的拥抱，“欢迎来到古城西安。”

我笑。

“为什么叫七分之七？”我打量着他的酒吧，墙上布满涂鸦，蓝调的颓美。

“日子吧，一周七天不是吗？”小蚊问我，“喝什么？”“芝华士。”小蚊调了芝华士给我，“每一天都要过，过完一周，又是一周。”

“听起来你是热爱生活的人呢。”我笑。

小蚊依然腼腆地笑，阳光从窗子透进来，诡异的美。

十月的好天气。

离开雁子后，我写了一堆爱情文字，换来一批可观的稿酬，于是有了再次西安行。

小蚊是个周到的地主，陪我去看古城墙和兵马俑。我深深地迷恋着。

“其实，现在是爬山的好日子。”某一天，我蜷在房间里看书的时候，小蚊说。

“我不想。”我说，“泰山，或者武当山，我在山脚下停留，却不曾想爬上去。”

“原因？”小蚊的话简而有力。

“它们声名远扬，我望而生畏。”我说。

“这不是主要。”小蚊把我从地上拉起来，扔进沙发。

“嗯，好吧。”我找了舒服的姿势蜷着，“如果我想跳下来呢。”

小蚊看着我。

“好吧，不去爬山。”

小蚊带上门走掉。

晚上的时候，我穿着夸张的藏族裙子坐在高脚凳上。小蚊放了音乐，有苏格兰风琴和甜美的女声。

“客人不是很多，”我笑，“只我一个。”

“你是我最好的客人。”小蚊也笑。

我说，“小蚊，城市里有星星吗。”

小蚊想了想，拿出几罐啤酒，“我带你去。”

“酒吧呢？”我叫。

“关门啊。”小蚊拉着我跑出去。

这是城市的边缘。

我们静静躺在草地上，仰望满天星辰。

“小蚊，你说它们相距如此遥远，会不会寂寞呢？”我问。

“会的，格桑。”小蚊轻拍我的头，“正是因为寂寞，它们才彼此照耀，怕丢掉对方。”

“那你说它们会相爱吗？”我指着头上的星星。

“嗯，应该会相爱吧。”小蚊笑。

我看着无望的天空，它们就离着那么遥远，闪啊闪……

“格桑，你为什么如此绝望地生存呢？”小蚊突然问我。

为什么绝望的生存？我开始思索。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什么时候呢？恍然记起曾经的一些文字，“从哪里跌落已无证可考……”既已无证可考，我又如何忆起何时绝望呢？我笑。身下开始升起寒气，穿透着我的身体。

“小蚊，你为什么叫小蚊？”我问他。

小蚊，这个年轻的孩子，黑亮的眼睛，腼腆地笑，一直占据在我记忆里。

“蚊子呀，笨。”小蚊又拍我的头，“蚊子生命力好强，赶不尽杀不绝的，”小蚊喝光手中的啤酒，“我就是一只蚊子，靠吸血生存，飞呀飞，”小蚊比划了飞的手势，“飞呀飞的。”

“哈，那你小心被一掌拍死。”我笑。

“我运气好呀，”小蚊也笑，“还没有被一掌拍死，所以我还能陪你看星星。”

“哈，”我大笑，“小蚊，嘿，蚊子，来，让我给你一掌。”

“好呀，来吧，我接受命运。”小蚊直起身体，用手比划着心脏的位置，“看我能不能接受你致命一击。”

小蚊的表情无比认真，在星星微弱光芒里，冷得惊人。

我愣住。小蚊指着自己的胸口，黑亮的眼睛，在黑暗中有力。

“来，格桑，给我一掌。”小蚊的语言，穿过我的眼睛。

我僵直身体。小蚊就那么指着自己的胸口，望着我。

空气开始沉默，鬼魅弥漫。

“哈哈，”小蚊突然大声地笑，在寂寞中振动，我开始颤抖。

“格桑，你玩不起是不是？”小蚊用力扯着我的肩膀，“吓到你了对不对？你玩不起，格桑！”小蚊叫着，“你害怕了！”

“不！”我用力甩开小蚊的手；我不会怕！”

“那你为什么不敢？要把刀子吗？我拿给你，格桑。”小蚊的声音低沉，透过黑暗，我感觉我们的身体开始变形。

我用力咬着嘴唇，深红的齿印。

我和小蚊就这样对视着，突然间我泪流满面。

深夜的时候，我们回到七分七酒吧。

“冻坏了吧，喝点什么？”小蚊站在黑色吧台后面，娴熟地调酒。

“伏特加。”我看着小蚊，柔和的灯光照在他的脸上，依然腼腆地笑。

小蚊把酒放在我面前，“最近有写文字吗？”

“嗯。一篇小说，《浊日》。”我说，伸手拿烟，烟盒已空瘪。小蚊放了“醇三五”在我面前，“主人公叫什么？”

“三五，就叫三五。”

“呵，你的最爱，”小蚊笑。

我静静喝完酒。

小蚊放了音乐，是子曰乐队的《相对》。

“再次相对有机会吗，能够重来几回……”秋野沙哑的嗓音响起。

我点燃香烟，吸入一口，轻顶舌尖，吐出烟圈，瞬间，扎西出现在我眼前。我摇摇头。

“想起什么吗？”小蚊放了果汁在我面前，“女孩子少喝伏特加。”

“谢谢。”我笑。

“小蚊，如果人都不怕死了，还在乎什么？”我说。

“是这样吗？”小蚊望着我的眼睛，“格桑，这是你绝望的原因吗？”

“大抵这样，小蚊，”我说，“我想不出更好的理由。生活如此，其实我并不绝望，只是无望罢了。这是我的模式，就像这根烟，我想绚烂地燃烧。”

“所以你和男人做爱，和女人做爱，是这样吗？格桑。”小蚊问我。

是这样吗？我想起雁子，曾那么温柔的拥我在怀中，空寂的房间里，赤脚跳舞。雁子，这个让人心痛的名字。“我是一只大雁，年年南飞北回。我飞不出我的命运，所以我坦然接受了。格

桑，我相信宿命。”雁子的话响在我耳边。雁子，雁子。

“不完全是这样。”我迟疑着。

“那是怎样？格桑，”小蚊托起我低垂的脸，我不得不正视他，“告诉我，性在你眼里算什么？”

“我，我不知道，”我开始慌乱，“他们，或者她们，都那么爱我。”

“是，格桑，都那么爱你，”小蚊顽固托起我拼命垂低的脸，“那你呢？”

“我不知道，不要问我。”我拼命摇头。

“告诉我，为什么要做爱？”小蚊问我。

为什么做爱？我停止摇头，迷茫地看着小蚊。

“或许，”我试着开口，竟发现语言如此无力，“身体是我仅有的东西，除了身体，我一无所有。”

“是这样吗。”小蚊盯着我。

“是！”我叫。

我们开始沉默。

小蚊拿走我手中的香烟，在他手心中揉碎。

“我明白了，格桑。”小蚊说。

“明白什么呢？我自己都不明白。”

“格桑，他们、她们爱你是不是？”我点头。

“你和他们、她们做爱是不是？”我再点头。

“格桑，”小蚊抚着我的头发，“你和爱你的人做爱，因为你付不出他们要的爱情，只有身体，是不是？”

小蚊的手滑过我的唇，“你太自私了。”

“为什么？”我问他。

“你从来没有试过用爱来回报他们，对不对？你如此吝啬你的爱，你不曾付出过感情；而不管男人女人，只要是为你的爱，你都贪心地接受，是不是？”小蚊放开我，调了君度给我。

我垂脸。

“为什么我会这样呢？告诉我，小蚊。”我的声音开始颤抖。

“傻丫头，”小蚊拥我入怀，“一切都很简单，你害怕。你害

怕未知的伤害，索性就不去面对了，”小蚊紧拥着我，“或许你试着打开心扉，就不会绝望了。”

我在小蚊怀里再次落泪。

早上的时候，小蚊叫醒我，递了车票给我。他笑，“我想你是要离开了，格桑。”我笑，接了车票，“谢谢。”

“这些日子照顾不周，多包涵。”小蚊开始整理我的东西，依旧一个背包，“想喝酒就过这里来，随时欢迎。”

我笑，这个年轻的孩子，一切想得那么周到。

小蚊泡了咖啡给我。吃完小蚊做的早餐，我说，“我该离开了。”

“会不会喜欢这座城市？”小蚊问我。

“会。”我笑。

“回去后，试试过正常的生活。”小蚊嘱咐我。

“嗯？什么呢？”

“咳，我的意思是，找份正式工作，找个值得你爱的人，希望的生活。”小蚊轻拍我的头。

“呵，”我笑，“谢谢。”

小蚊吻了我的额头，我静静地离开。

我不要小蚊送我。

回到租住的房子，我上网，打开信箱，积了很多的信。

雁子不停地 MAIL 过来，“格桑，给我消息，我焦虑不安，不要丢掉你。”格桑，你在，回信。”格桑……”

我拨通雁子的电话。

年底的时候，我的爱情专栏开通，我用了大量精神去写与爱情有关的文字，身体状态有所好转。

新年，北方大雪。我去了北方，在大雪中奔跑歌唱。

小蚊 MAIL 过来说，“格桑，冬天有美丽的大海，别忘了。”

我 MAIL 给雁子和小蚊，我想过希望的生活。

(五) 泡沫

过完新年的时候，我重新回到这个城市，找到一份工作。在

靠着江边的写字楼里，有黑色的支架和藏青色的地毯。老板叫 ZERO 有及腰的长发，看着他的脸，有田野的感觉。见他的时候，他正坐在办公室的吧台后面，杯里是伏特加。

之前的夜里，我在酒吧喝了通宵的酒，这使我看起来有些颓废，或者妖冶。烟味从我的骨头里开始向外发散，ZERO 向我笑着。你就这么来面试么？ZERO 问我。我说是。我们约的八点半，我不想迟到。ZERO 仔细打量着我。我穿了及地的长裙，它可以遮住我的脚。我的耳朵上垂着夸张的银饰，因为重，我的耳朵红着。你叫什么？这个男人开始他的询问，我有时会想上半天。格桑。我说。我的记忆力很差，你得包容我。ZERO 举起玻璃杯，透过它看着我。喔，格桑，你看来不错。能留下来么？我笑。

我 MAIL 给小蚊说，我终于开始正常的生活，我会在早上问好，会在落日时歌唱。我可以坐在江边，打发我寻找记忆的时间。小蚊则说：“格桑，你会好好的。你看，生活不是正在起步了么？”我说：“是啊，生活开始有希望了，你说我会有希望么？”小蚊说：“会的，你正如此年少，何不过希望的生活？”

晚上的时候，我会思考如何为《浊日》起笔。我想象着叫三五的女主角在街上寻找记忆的样子，想象着她遇上的希望，她遇上的人，她会说的话。我用了力为这篇文章，我开始沉浸在为文字所营造的气氛里，我的睡眠变得很差，在莫名的时候发莫名的火。

雁子说：“格桑，我开始担心你，你的文字越来越压抑，读者为你的文字感到惋惜，你似乎快要死去。告诉我格桑，你不是要希望的生活么？”

我关掉所有的灯，点燃蜡烛。扎西的衬衫被我挂在墙上。有时在黑暗中，我会想起这个英俊的男人，会想起他在我怀里的温暖。我的手脚极为冰冷，我小心呵住火焰。

ZERO 交给我大量工作，他希望我可以独挡一面。“你可以的，格桑。”ZERO 说这话的时候，我透过他，看后面的落日。ZERO 的房间向西，在傍晚的时候，可以看到美丽的晚霞，在江水的那边。“你又发呆了。”ZERO 走到我面前，用手抚着我的头

发。我恍然惊醒。“不。”我说。“不？”ZERO挑眉。瞬间我看到了扎西。在初次相遇的时候，扎西靠在墙边，挑眉问我。“跟我走吗？”ZERO的手指修长而白皙。在我的脸上跳跃，抚过我的眉，我的眼，我的唇。“别招惹我！”我叫。我从ZERO身边逃开。

我无比想念扎西。ZERO抚我的脸时，我像是看到扎西。我跑到那家酒吧，遇见扎西的酒吧，那夜之后再也没去的酒吧。我坐在吧台前，掏出香烟。人影流动，没有扎西。我在人群中寻找他。没有。他不会在。我开始失望。我要了酒，准备买醉。

我每夜会呆在这家酒吧。年轻的女老板免了我的酒钱。“我记得你。”她说，你让我印象深刻。我喜欢你。我笑。我说：“嗯，我的生命总会这样纠缠。叫我格桑。”

午夜清场后，女孩关了店门，放了音乐。你喜欢跳舞么？她叫我。我笑。我说喜欢。她说：“来跳吧，格桑，你在火焰里会很美。”我笑。我脱了鞋，赤脚跳舞。女孩笑着看我，向我叫着：“叫我雁子！记住，我叫雁子！”

我停下摇摆，望着她。雁子紧紧抱住我，在我耳边低喃。格桑，喔，格桑。那一夜你在这里，我就记住了你。我是多么渴望再见到你啊。我想起了雁子，如眼前的女孩雁子一样。我想起了涂着蓝色唇彩、人群中寂寞的雁子。不。我推开她，尖叫着：“别招惹我！”我跑出了酒吧，在街角哭泣。

“别招惹我！别招惹我！”我一声声叫着。我说：“我好痛！你们知道么，我真痛！！”我走在江边哭泣，我的手不停地颤抖。然后我看到了ZERO，然后我看到了扎西。ZERO和扎西。他们坐在江边的长椅上，沉默地看着我。

“嗨，又见面了。”扎西向我招呼。“格桑，你是格桑。”我看见扎西凶利的眼，性感的嘴唇，他向我说：“我想你。”我哭倒在了扎西怀里。我说：“我痛，扎西我痛，你抱我，你抱紧我。”扎西紧紧拥着我，像那一夜那样，狠狠地吻我。“格桑，我是多么的想你。”扎西低哑着嗓子在我耳边呢喃。

“嗯。我还在。”沉默了很久的ZERO打断我们望着我。

“我没想到你会和扎西认识，格桑。”我说：“ZERO 别招惹我。”ZERO 笑，顺手解开了头发上的绳。江风吹起他的长发。

我像那夜一样，跟着扎西回家。依旧的凌乱，到处散放的CD和书。一切都没变。扎西脱去我的衣服。“但你变了。”扎西抬起我的下巴，盯着我的眼。“你像受伤的豹子，向任何人发起攻击。”我笑。我们开始疯狂地做爱。扎西修长的手指在我身上画着，像画一副美丽的画。“你是我的。”我在扎西的柔情下沦陷。

天亮的时候，我没有离开。扎西紧紧拥着我，怕我像上次一样消失。和我结婚吧。扎西抚着我的头发，手指在微微颤抖。你这是在怕么？我问他。扎西把我拥入怀中。“格桑，和我结婚吧。”我开始哭泣。我在扎西怀中哭泣。“跟着我，你不会幸福。”我说。“扎西，喔，我亲爱的，你不会幸福的。”“格桑，我会给你幸福。”扎西吻住我，我的眼泪滑落在手心。

我给雁子和小蚊 MAIL 去过，我说我要结婚了。“你们祝福我吧。”雁子说：“格桑你知道么，看到你的信，我心都碎了，我这么爱你。”我说：“雁子，对不起。”雁子说：“你一定要幸福。”小蚊说：“这就是你希望的生活么？”

我和扎西在教堂结婚，ZERO 是证婚人。其实一切都是假的，只是一个形式。可扎西说：“格桑，我要你感觉到我的爱。”我笑。扎西把房间里放满了情人草。“格桑，为什么？”ZERO 问我。你这么做，只会伤害到你和他。我说：“你知道么，我寂寞怕了。我在黑暗中会流泪。我真的害怕。”ZERO 说：“你真的选择错了，你会更加寂寞的。”我笑。我说即使只有一天，我也满足了。ZERO 盯着我的眼。

我开始在扎西的柔情里幸福起来。我不再一个人坐渡轮，不再一个人在黑暗中哭泣。扎西时刻陪在我身边。我们做爱，热吻。我说我不再怕了，这时扎西就会望着我笑，在火焰中显得缥缈。我像任何一个女人一样，开始关心扎西的行踪。扎西有时会拍我的脸说，格桑，我不会消失的。我笑。

可扎西的话不会让我安心。我再次开始害怕。我怕失去，怕